

国际政治

中东地区核军备控制态势分析

张 宏 岳 杨

[摘要] 本文从剖析以色列核力量、伊朗核力量及部分阿拉伯国家“核热潮”现象入手,分析了中东地区核军备控制的历史和现状,解析了中东地区核军备控制推行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应对的办法。经过分析得出结论,中东地区核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以色列、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困境”所致,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相关国家应完善对话机制、强化互信措施、加强国际合作,全面改善地区政治和安全环境,从而达到核军控的全面建立、核扩散的有效遏止、核安全的真正实现。

[关键词] 中东地区;核扩散;核军备控制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4-0006-10

中东地区的核军备控制始于 1974 年。近些年,由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存在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双重标准,其在国际社会制约作用日减。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核问题、伊朗核问题日益凸显,2006 年起部分阿拉伯国家也相继提出核开发计划。以色列、伊朗、阿拉伯国家三方的历史矛盾与现实冲突交错缠绕,大国的利益角逐与国际社会的调解压力相互碰撞,导致中东核军备控制态势复杂,前景难测。

中东地区核力量现状

1. 以色列。以色列一直奉行“秘密开发”核战略,既不明确表示拥有核武器,也不明确否认拥有核武器。施行这种核战略,既规避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和国际谴责,又实现了潜在核威慑。以色列核力量的发展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以色列与法国建立合作,购买核反应堆,^[1]并在法国帮助下建造了从铀燃料中离析出钚的后处理工厂。1967 年以色列生产出第一件核武器所用的钚,同时从美国获得了高浓度铀,从南非获得了天然或加工过的铀矿石,从挪威获得了重水,^[2]不断加速核武器开发进程。1969 年 3 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秘密宣布:“从今天起,世界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核国家,就是以色列。”

目前,以色列的核武库容量仍扑朔迷离,英国防务专家认为,以色列是世界上第六个核大国,可能拥有 100—300 枚核弹头。^[3]以色列海军 2000 年在印度洋首

次试射搭载模拟核弹头的潜射导弹,标志着已经具备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式全面核打击力量。^[4]以色列还从德国订购了两艘以上的“海豚”级潜艇,不仅能为以色列提供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且还使其拥有至关重要的“二次核打击”能力。^[5]以色列无疑已经成为“核门槛”外的“核大国”。

2. 伊朗。伊朗一直打着“和平利用核能”的旗帜进行核研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这源于“上帝与魔鬼仅一步之遥”。核能虽然是重要的优质能源,但是与核电站相关的铀浓缩技术与核废料处理技术却是国际社会严禁扩散的敏感技术——拥有了铀浓缩技术就意味着拥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伊朗就开始了对核计划的追求。在美、德等国帮助下,伊朗建成了多个核反应堆与核电站。霍梅尼宗教革命后,由于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伊朗核计划与核项目被迫中止。直至冷战后,俄罗斯出于多重利益考虑,开始援助伊朗进行旨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开发和利用活动,帮助其续建了核反应堆,培训了大量技术人才。

当前,从技术角度看,伊朗已初步建成了完善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具备了铀转化和铀浓缩能力,实验了钚分离技术,拥有了运载导弹技术。2011 年年初,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宣布伊朗迄今已生产出约 40 公斤纯度为 20% 的浓缩铀,^[6]并将继续开发。^[7]同年 2 月,伊朗总统内贾德表示伊朗科学家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核循环技术,西方国家要接受与“有核”伊朗打交道的方式。^[8]因此,目前的伊朗存在着极大的“迈过核门

“门槛”的风险。

3. 阿拉伯国家。2006年起,海湾及北非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先后提出核能开发和研制计划。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组织多次呼吁阿拉伯国家进行核能利用,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等14个阿拉伯国家提出核开发计划。其意图通过“尝试核开发”模式,了解国际社会对这一行为的反应。其动机一是吸引国际社会关注,遏制以色列、伊朗的核发展;二是为今后发展核技术进行准备,力图形成“区域核均势”。阿拉伯国家研发核的原动力始于以色列建国后阿以冲突的激化。战争使得阿拉伯国家认识到“有核”与“无核”的差距,特别是对其生存与独立构成的巨大威胁。^[9]因此,不少阿拉伯国家都曾试图发展核能,埃及安夏斯反应堆还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后来,这些国家出于经济和安全等多方面考虑,加上大国干涉等因素,都暂时放弃了相关计划。

目前看来,提出核开发计划的阿拉伯国家水平参差不齐,埃及处于较领先的地位,海湾六国和突尼斯还处于规划或创始阶段。阿拉伯国家目前的核开发计划大多还停留在口头阶段,核技术“相当幼稚”,距离具体实施还有一段距离。

中东地区核军控发展历程

核军控是核军备控制的简称,指对核力量的规模、对核武器和核运载系统的研制、实验、部署、生产、使用、裁减和转让等的限制性规定。^[10]它可以是对核武器的数量、类型、性能以及核力量的规模、编制、装备、部署实施限制的任何方法或过程。^[11]核军备控制既可以通过单方面的措施进行,也可以依照双边、多边、全球规模的协议及条约实施。其主要目的是减少核战争危险,减少核军备竞赛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可预见性及降低国防费用。依照采取的控制类型,对核军备进行控制可分为:数量限制、质量限制、行动限制、透明度与信任措施,以及缓解威胁措施。^[12]依照采取的控制方法,核军备控制可分为:限制、冻结、禁止、削减、销毁、改组武库构成、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等。^[13]

中东地区核军控方式,主要是“限制”以及“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等。具体为:在“武器控制与地区安全”(ACRS)会谈框架内探讨涉及中东核军控的各项原则和具体措施,^[14]推行“中东无核区”计划等。但从目前来看,中东地区的核军控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

1. ACRS 会谈机制。1991年马德里的会召开后,以

色列和13个阿拉伯国家共同组成了ACRS机制。该机制成立的初衷是为解决巴以冲突,改善政治氛围;为实现中东军备控制确定指导原则和具体措施。^[15]但因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或试图发展核能力的国家,如伊朗、叙利亚等国并没有参与ACRS会谈机制,大大降低了其效力与威信。而且在涉及中东军备控制的指导原则上,与会各方针锋相对,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ACRS会谈机制的作用有限,并且在1994年后逐步停滞下来。2008年底,以色列大规模空袭加沙地带,阿拉伯国家极为愤慨。在伊朗秘密支持下, Hamas 获得了大批伊朗制流星-3型导弹,并扬言要攻击以色列设在迪莫纳的绝密核设施。^[16]ACRS会谈机制几乎名存实亡,没有起到积极的调解作用。

2. 中东无核区计划。1974年,联合国第29届大会上,埃及同伊朗提出了“在中东建立无核区”^[17]的计划。1975—1979年间的第30—34届联大上继续审查了这一计划。1978年第10次裁军问题非常会议上,联大认为,在中东建立无核区可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在中东无核区建立之前,这一地区各国应宣布在对等的基础上不生产和占有核武器,不进行核爆炸或将第三方的核武器置于自己土地上,并同意将现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联合国大会自第35届大会至第48届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若干决议。

自1980年起,该计划相关各方(包括以色列)一致支持中东“无核化”计划。但表面上的“一致”并没有掩盖中东各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第一,当事国在根本问题上意见不合。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认为在核军控问题上,所有中东国家都必须均衡地承担义务,以色列必须彻底放弃所有核武器是中东“无核化”的基础;以色列则担心失去核武器的保护伞后,自身将面对众多邻国的包围与敌视,国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证,因而断然拒绝。第二,当事国在是否将中东无核区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挂钩的问题上立场不同。阿拉伯国家要求中东无核区必须纳入到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之中,所有核设施必须公开透明,须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但以色列认为: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之上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可能会忽视地区内国家所关心的地区安全形势等问题,无法解决以色列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因此拒绝接受。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法解决,导致中东无核区计划推行困难,且进展缓慢。

3. 中东地区核军控最新动向。2010年,核军控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焦点,单边、双边、多边全面开花。2010年4月和5月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及第八届《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审议大会,为沉寂多年的多边核军控注入新活力,带来新希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就中东无核区问题达成协议,并呼吁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主张在2012年召开所有中东国家参加的会议,敦促以色列尽快弃核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10年8月,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联合声明,呼吁美国和其他与以色列合作的国家对以施压,允许联合国对相关涉核行动进行检查。^[18]但是,以色列丝毫不为所动,坚决反对2012年“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大会,并声称未必参会。而美国也态度暧昧,在其鼓动和影响下,2010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再次投票否决了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以色列把核设施与核项目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的议案。为此,阿拉伯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投票结果将导致严重军备竞赛,削弱一切旨在控制核武器、建立中东无核武区的国际努力。”^[19]显然,中东地区核军备控制的全面实现仍然任重道远。

中东核军控推行困难的症结分析

在国际社会以及部分中东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东地区核军控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但仍有很多问题阻碍了这种努力向更成功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安全困境”致使核军备控制收效甚微。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的体系之中。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都从最坏的情况出发,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军备,企图以这种方式提高自身的安全,结果却陷入一种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中,提高安全的目标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这就是著名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博弈论中的“安全困境”模式。“安全困境”这个术语于1951年被约翰·赫茨最早使用,他在1959年出版的著作《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将其更为详细地阐述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比如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或民族国家)比肩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20]

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的生动体现。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根深蒂固、经久

难解;伊朗同以色列之间针锋相对,相互难容;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缺乏信任,互相提防。

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这种“互为威胁”的恐惧感及历史积留的多方矛盾,驱使相关国家大力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建设,甚至一意孤行选择最具有威慑力的“核”,意图牢牢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某国拥“核”势必会加深他国更深刻的不安全感,导致更高水平的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再次开始。如此循环,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核军备控制难度难以跟上核军备竞赛升级幅度,收效甚微。

2. “信任缺失”造成核军备控制难度增大。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利益是基本准则。任何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都不能逾越和损害各自的基本利益。传统的“零和”理论强调冲突的可能性以及解决冲突的机制,例如通过战备来防止敌国的入侵、组成同盟、核威慑等,由此形成一种观念认为两个或多个国家间毫无共同利益可言,冲突是必然的,合作少有可能。^[21]

受传统“零和”思维的影响,历史上中东各方之间互不信任,缺少合作,缺乏沟通。当今世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即使双方势不两立,增加相互信任也利于优化双方的政策选择,有利于巩固各自的国家利益。目前来看,伊朗及部分阿拉伯国家未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中东地区有关地区军备相关沟通机制也都处于搁置状态,没有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有关各国都抱着“猜忌”和“揣测”的态度,盲目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策看上去对己有利,实际上却非最佳,造成核军备控制难度加大。

3. “美国因素”制约核军备控制作用发挥。大国势力干涉是导致中东安全形势及一些中东国家政局长期动荡的外部原因。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及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几乎都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关。目前,美国军控政策的指导思想是:维护美国的全球超强地位,在一些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维护其利益。^[22]即使在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大力宣扬“无核世界”的思想,但军控与裁军政策的调整仍是虚多实少。

在对待中东地区的核军备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具有双重标准:核武器不是根本问题,当核武器落入被其称之为“流氓”的国家或组织手里时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安全问题。因此美国对待以色列、伊朗及阿拉伯国家核问题的态度存在着明显差异:给予以色列一边倒的物质支持;多次否决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核问题的提案;即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至今未明确找出伊朗涉嫌核武器开发证据的情况下,仍竭力将伊朗核问题提

交安理会,并对其制裁。美国的种种行为导致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赖感下降,生存危机感加重,自救意识增强,进一步促使这些国家扩充军备,寻求“核”保护,对中东地区的核军备控制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4. “国际条约”缺陷影响核军备控制全面实施。国际条约是目前最可靠、最适用的国际法渊源。在核不扩散与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有关的主要条约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具有较大局限性,反映到中东核问题上,主要有两点:一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法约束非成员国。这一条约是以契约的形式,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其成员国的核开发行为进行规范。由于难以协调的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与单一主权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实际执行中既不能将所有的有核国家纳入规约(比如以色列),又不能确保纳入规约的无核武器国家放弃对核能力的追求(比如伊朗),从而使自身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关键内容解释模糊。该条约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与条约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害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行使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这一规定对于“非常事件已危害本国的最高权益”的认识,很容易引起争议。这无异于允许各缔约国可在认为条约对自身不利的任何时候退出该条约。伊朗就是根据这一条,2008年5月宣称“已经危害本国利益,可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这样的连锁反应蔓延下去,已有的防扩散体制势必被推上崩溃的边缘。

中东地区核军控前景展望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无核区,中东持续不断的冲突使某些国家把核武器看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因此,中东地区要想全面、彻底地解决军备竞赛问题,就必须改善本地区政治、安全环境,增进地区各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不断推进和平进程的发展。

1. 完善对话机制,逐步走出“困境”。安全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安全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就是因为追求绝对安全理想值的过程中,打破了相对安全的平衡。相关国家需要摒弃追求本国“绝对”安全的做法,建立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加强沟通与合作,才能摆脱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为实现地区军备控制奠定基础。

2. 实施互信措施,逐步实现“共赢”。为实现“共赢”,常用的方法是采取措施,设立平台,实现互信。这样,就可能避免猜疑并防止由此产生的军事对抗升级。因此,虽然未来中东各方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还会因为担

心对手发展和扩大军备给自己带来损失不得已选择扩军,但如果各方能够建立信任措施,通过一个外部平台加以沟通,那么相关方面可以选择一个既不用完全放弃核武器,又避免过重军备发展负担、对当事各方均有利的方案,使相关方面有可能达成谅解,减少不确定性,将核军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3. 加强国际合作,逐步构建“和谐”。多极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的希望所在,在多极化格局下,国际军控才会有适宜的土壤,同时军控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多极化和世界和平。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强核军控领域的国际合作,努力构建多边的核军备控制机制。国际核军控领域不是靠少数国家的“封堵”和“打压”,以至施加战争压力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靠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军控的目标。只有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繁荣为基础,国际核军备控制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可以预见,处于同一大范畴的中东地区核军备控制目前的严峻形势也将会有所缓解。但是这一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可以说是在矛盾、斗争、合作的氛围中艰难推进。

结 语

面对中东地区日益加剧的核武器扩散态势,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外力来加以遏止。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收效甚微。当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代表着西方国家的利益与价值,在中东国家之间政治对立、军事对抗、相互敌视的严酷政治现实面前无能为力。而美国对待中东核问题的态度由于带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无法有效地遏止核武器在中东的扩散,甚至刺激某些中东国家发展核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核军备竞赛升级加剧。

核武器时代各国的安全是相互依存的,一些国家需要摒弃追求本国绝对安全的做法,停止军备竞赛,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中东地区要想全面、彻底地实现核军备控制,就必须首先改善中东的政治、安全环境,减少、消弭中东各国之间的猜疑与敌视,增进中东各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各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体现坦诚、务实的精神,保持耐心、克制的态度,建立稳定的磋商机制,寻找并扩大共同点,加强中东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不断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公正、合理、和平解决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的途径。

[注释]

- [1] "جولة في مصنع الأسلحة النوو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ديمونا", 《以色列迪 莫纳核工厂一览》,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网站, 2007 年 1 月, http://weblog.greenpeace.org/diwan/2007/01/post_6.html。
- [2] 梁晓秋:《沙漠之鹰——以色列军事力量素描》[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56 页。
- [3] "Israel viewed as world's 6th nuclear power", Middle East online, April 9, 2010,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38343>
- [4] NTI: "Israel current capabilities",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website, October, 2010, <http://www.nti.org/db/submarines/israel/index.html>。
- [5] "Israel gets two more German submarines", AFP, September 29, 2009, <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j33iXawR RpZpCmlkVyl nRAoUyg>。
- [6] 铀主要含三种同位素, 即铀 238、铀 235 和铀 234, 其中只有铀 235 是可裂变核元素, 可用作原子弹的核装料和核电站反应堆的燃料。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 丰度 3% 的铀 235 为核电站发电用低浓缩铀, 丰度大于 80% 的为高浓缩铀, 丰度大于 90% 的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 主要用于制造核武器。
- [7] "Iran has produced 40 kg of 20% enriched uranium", Xinhua news, January, 8, 2011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world/2011-01/08/c_13682042.htm。
- [8] "President: Islamic Revolution influential in global scene", Presidenc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February 12, 2011, <http://www.president.ir/en/?ArtID=26748>。
- [9] "السفير المصري: لابد من اخلاء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من الأسلحة النووية", 《埃及大使: 中东必须成为无核武器区》, 人民网阿拉伯语版, 2008 年 7 月 2 日, <http://arabic.peopledaily.com.cn/31662/6400897.html>。
- [10] [12] 滕建群等:《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概论》[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236 页, 第 238 页。
- [11] 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M],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0 页。
- [13] 刘华秋:《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M],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5 页。
- [14] "Arms Control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ventory of Inter-

- 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Regimes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April, 1, 2003, http://www.nti.org/e_research/official_docs/inventory/pdfs/acrs.pdf
- [15] "The Arms Control and Regional Security Working Group",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8, 1999 <http://www.mfa.gov.il/MFA/Peace%20Process/Guide%20to%20the%20Peace%20Process/Arms%20Control%20and%20Regional%20Security%20Working%20Group>
- [16] "إيران..الأزمة النووية وأطراف النزاع" 《伊朗, 核危机与争端各方》, CNN 阿拉伯语版, 2006 年 6 月 19 日, <http://arabic.cnn.com/2006/iran.2006/6/19/iran.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ex.html>。
- [17]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研究, 联合国关于建立无核区的研究报告称: 中东无核区包括的范围是: 西起利比亚共和国, 东至伊朗, 北起叙利亚, 南至也门。可以分阶段建立无核区, 先由主要国家开始, 然后扩大现新增国家。作为选择之一, 可以使这一无核区最终包括所有与中东现在冲突直接有关的国家, 即所有阿盟成员国, 以色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设想的这一无核武器区还将包括若干国际通行的海峡, 如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 并包括苏伊士运河。资料来源: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网站, <http://www.arableaguechina.org/chinese/index.htm>。
- [18] "مصر وأسلحة الدمار الشامل في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المنتدى العربي للدفاع والتسليح》, 《埃及与中东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阿拉伯防务论坛, 2009 年 5 月 4 日, <http://defense.arab.com/vb/showthread.php?t=9232>。
- [19] "IAEA reject Arab nuclear resolution on Israel", BBC, September 24, 2010,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1407589>。
- [20] 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31.
- [21]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308 页。
- [22] 姜振飞:《试析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与地区安全》[J], 《当代亚太》2007 年第 9 期, 第 49 页。

作者简介: 张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北京, 100089)

岳杨,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 2010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收稿日期: 2011-03-07

修改日期: 2011-05-25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The Synchronous Strengthening of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the U. S.-ROK Alliance and the Impact *by Zhang Weiwei & Zhang Guangjun*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the U. S.-ROK Alliance showed a trend of synchronous strengthening from the middle of 2010. The tens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synchronous strengthening, while the synchronization of security policies of the U. S. , Japan and ROK was the decisive motive force. The motive domestic politics of Japan and the ROK were indispensable as well. The synchronous strengthening of the two alliances aggravated the Korean Peninsula crisis, the strategic tens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danger of arms race in this region.
- 6** An Analysis of Nuclear Arms Control in the Middle East *by Zhang Hong & Yue Yang*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Middle East nuclear arms control, discusses the difficulty in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offers some ways of addressing the issue. The article concluded that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 rise of the nuclear issue in the Middle East is the “security dilemma” of Israel, Iran and some Arab countries. In order to curb nuclear proliferation,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nuclear arms contro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environment must be totally improved in the Middle East.
- 11** An Investigation of UNSC’s Functional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i-terrorism Resolutions *by Wang Jia*
In recent years, UN Security Council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resolutions aiming at fighting against terrorism. These resolu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past in that they bring with them a “quasi-legislative” and “quasi-judicial” character.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UNSC’s funct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to “quasi-legislation” and “quasi-jurisdi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6** The States’ Decisions of Forgoing Nuclear Weapons: Approaches in Terms of Security, Gains and Norms *by Yan Li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views and evaluates the arguments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schools on why states choose to forgo nuclear weapons. Realism ignore the role of national identity, security cognition and international norm on nuclear decision making. Constructivism thinks that idea, national ident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norm are helpful to convince states to forgo their nuclear program, but confuses necessity with suffici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of normative persuasion and decision making of forgoing nuclear weapons. Sinc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controll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o non-nuclear countries, it is significant and beneficial to study theoretically the role of the nuclear powers’ nuclear commitment,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nuclear energy exploitation in nonproliferation.
- 21** Agenda setting and Global Governance: a Collision of Values in Crisis *by Zhao 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the main approach in addressing global problems, global governance has made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moting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hrough interactions between global issues and agenda setting, to review the changing of